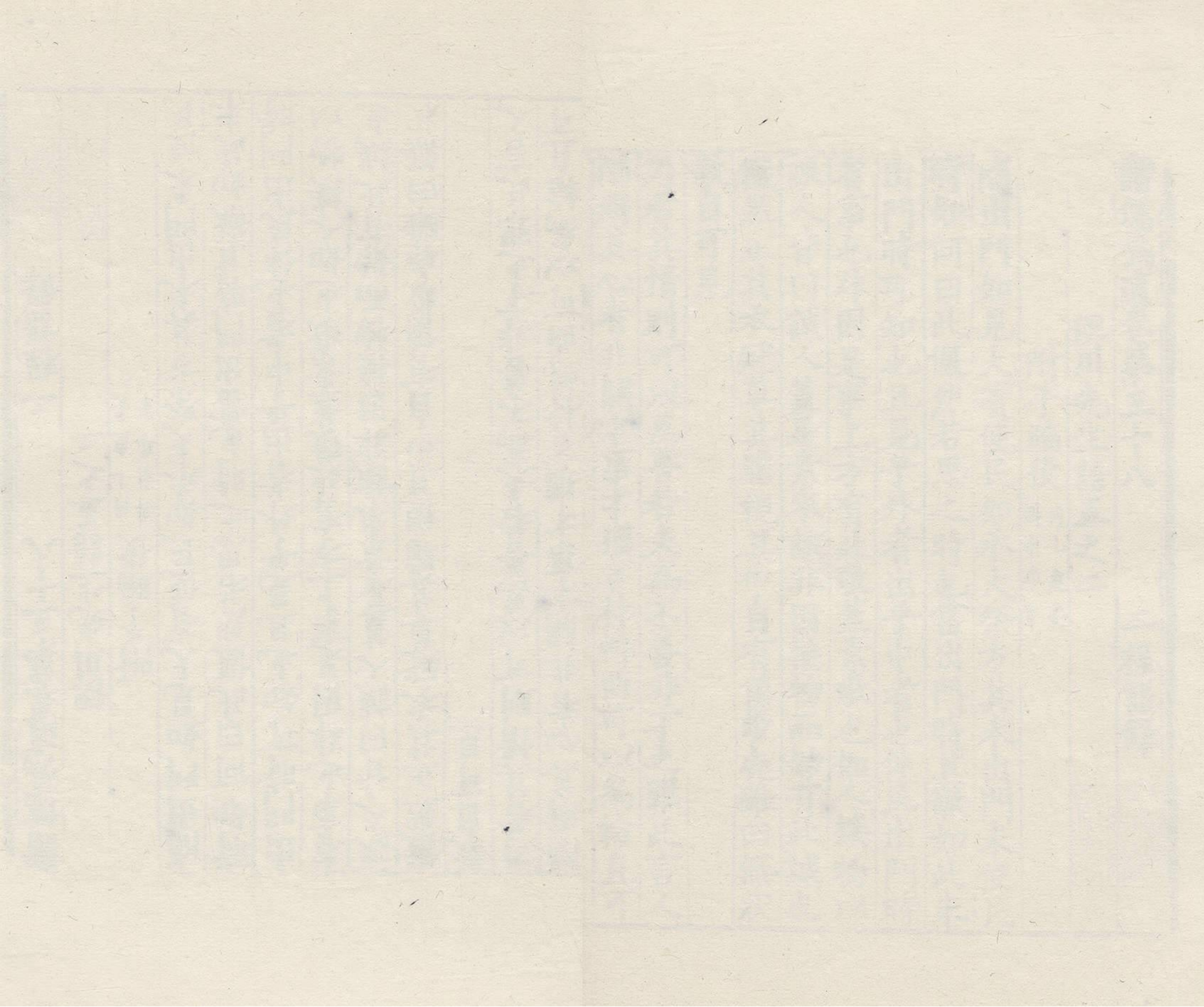


春秋胡氏傳纂疏

十四





春秋卷第十三

胡氏傳

後學新安汪克寬附錄纂疏

僖公下

九年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齊孝十卒魯成二

十五年桓四成四春杞子來朝

甲把把不共也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弟潘殺孝公之子而

自立是為昭公齊桓既沒諸侯思之而

公不能藉之以典觀其間楚之勝以困宋襄又侵伐魯

不遠霸業之以知其為謀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喪紀禮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患无詞也杞春來朝今入其國雖曰責其不

恭何至於用師乎蓋把弱於魯魯欺之尤甚齊楚之大

則受強大之凌暴當推已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於

弱可也把以弱而朝於魯縱使禮有強無以施之於

不朝乎今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乘禮之國而凌小

師入其國其志在於取之也魯號乘禮之國而凌小

焉而凌暴之如此魯人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冬楚人陳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僖公

盟于宋侯承上文不列序也

楚稱人貶也楚自會于宋公先代之後作賓

王家見魯微非有篡弑之惡計微舒異楚人無故

樓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

諸侯圍宋蔡侯穆蔡侯莊鄭伯文許男

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

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

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曰楚嘗書于矣其稱人嫌于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孟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諸侯宋襄為之也齊桓公卒諸侯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城夔取齊之穀合四國之君圍宋春秋以是為夷諸侯信音申夷狄之強雖序諸侯之上而特人之為夷諸侯信音申夷

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四回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敗楚子于兵首則彼碌碌者譏斯見矣國仲夷狄之威而中矣辭曰天子居鄭而鄭伯來同荆蛮之暴无王之也甚公與楚結好声去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

無嫌於與預盟而公之罪亦著矣公與楚有奸而往會之宋方見圍无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高曰公畏楚之強而往為此盟以報乞師之恩耳豈有固常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于晉而文公得以為資遂霸諸侯也張氏曰詩頌僖公成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

春秋書公會諸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槩可見矣家氏曰春秋秋之法盟主爵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諸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曰氏曰義北杏城濮書晉侯齊侯正與人楚子之文相反蓋聖人思治而疾亂以救中國之甚也曰炎氏曰公羊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易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襄貶各於其事豈有終篇貶乎故穀梁義是

二十有八年晉文四昭公備元年備成三

成五穆十六卒相五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

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

襄牛公羊傳曷為再言晉侯而不言遂非兩之也

國再稱晉
侯忌也

按左氏初公子重直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並有宿怨于

晉君子不念舊惡故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再稱晉侯以刺之

則利人土地耳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不伎

反不求何用不臧衛風不伎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

慾然後貪憤之兵亡與無矣或曰曹衛皆音華即夷

於是乎致武語奚為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

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音預會而同盟楚雖

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

春秋卷十二

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陳君文公能忍於奄與

同宦豎里鳧須矣城之從君命一宿女即至女為惠

公來求殺余命無二古之制也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

平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

君即位其無滿狄乎公見之晉侯之豎頭須守藏

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及入求見公辭焉謂僕人曰

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何必罪居者國

君而離匹夫懼者甚衆僕人以告公遽見之國頭須

韓詩外傳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

也陳氏曰春秋省文事苟不異則上有國下不繫

言遂蓋所以志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
備賢者唐書春秋之義而樂音與人改過責備賢者
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

之也朱子語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文公譎處考

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為慮忽焉揚聲以

伐衛又出衛之與楚爭衛曹固幸於得紆忽焉回軍又出

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譎也國晉文救宋攘楚扶

中國之已衰却荆蠻之方橫視齊桓雖少劣而賢於

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徇私用詐而設施之際失

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

使晉文遠攻四國無以釋宋之圍曹衛雖不與圍然

楚所以橫行中國者實得曹而昏于衛故也吁是不

然陳蔡鄭許乃華夷之要衝楚必越四國始能猾夏

况是時陳蔡鄭許卒兵從楚文公苟能親帥三軍

直造陳蔡之國都而討其從夷之罪且以扼楚人之

歸路則擣虛攻瑕勢如破竹而宋之圍且以扼楚人之

退却走倍日并行自救之不暇我因乘勝以翦其罷

敵之餘卒則霸功不勞而定矣今文公內則利於復

怨而分地外則則則於譎謀以致楚是以圖霸之始事

春秋特書侵以陋之國公羊云何以不言隧

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按聖

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春秋左傳刺之者何

大夫謂之刺之也

按左氏買為反于偽楚戍衛以兵守之也楚人救衛不

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音悅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罪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內殺大

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專殺之罪則

一耳春秋書法為內諱故隱其專殺使若得三

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

曰訊萬民司刺掌三刺之法刺未有書其故

者有罪刺公子偃殺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

矣禮也偃則直書刺有罪當殺也張氏曰懼於晉而

殺公子買者其實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於楚也蓋成衛者楚命也魯衛本兄弟之國若推至公之心俾買往戍之則買之不卒戍可誅然其名如此而其情則不然書之之詳所以見其辭之不直而情之甚私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已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

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去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

以貶之也同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以羊謂不可使往非也若不可使往而刺之是得其罪矣又何更其文為不卒戍乎穀梁云先名後刺刺有罪也亦非也會不言所為言所為皆諱也

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

楚人救衛狐偃固已先料其必不然矣衛侯之改過自新失伯

盟文公不許懷報怨之意不聽衛侯之改過自新失伯主寬洪之度故春秋與夷狄以郵患之名罪晉文之忌有罪矣經書楚救者二書楚人救衛罪文公之重衛也

春秋充之

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罪悼公之逼鄭也然楚救衛鄭而卒不能救又以著衛鄭從夷之耻與蠻夷之不競而晉文晉悼之伯終克有成也

楚嘗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文之伯楚欲救而不能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赫舍於墓師迂焉曹人兇權為其所不得者抑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入曹殺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若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

入者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

古者覲文匿武周禮不可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同穆王將征犬戎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毗志今之諸侯而誅

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朱子註今之諸侯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

必不連合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周語晉圍陽樊倉葛

呼曰羸者陽也未狎君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

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

界宋人譎矣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戰先以假道而啓衛之覺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

濟略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

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

成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

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界受圍之宋雖一

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去於禮亦多矣徒亂人

上下之分反扶間無君臣之禮王曰不可政自上下者

也君臣皆獄父子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

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春秋之問有

功者未有大有大於五伯有罪者未有大有大於五伯

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執曹伯不歸京師而

人執曹伯治有罪也罪宋人豈非讎曹而私宋乎

而私非正也豈所謂治罪乎高氏曰不言與宋人嫌

與宋人非正也豈所謂治罪乎高氏曰不言與宋人嫌

曹不可重言晉人愚按晉文執曹伯雖蒙上文晉侯

入曹之辭非以其得討罪之義而稱爵以予之也特

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苟以為伯討則當先書晉侯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濮音卜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
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玉無禮哉
三國我一言而亡之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直曰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父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
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戊辰
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皆
辭而合子玉使闔鞅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
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既不獲命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尔君事詰朝將見
已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
為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旗而退之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縳以中軍公族
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
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公羊傳此大敗也曷為使
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敗也

城濮衛地
今東昌路濮州

楚稱人敗也

臣則知楚人為得臣矣拍辛之戰下書曩瓦奔鄭則
知楚人為曩瓦矣中國及楚君大夫戰皆敗稱人故
宋襄及楚子戰于泓晉文及楚君戰拍辛皆稱楚人
侯以吳子及楚令尹襄瓦戰拍辛皆稱楚人中國大
夫及楚子戰稱名氏故泚之役稱荀林父帥師此華
夷尊卑之辨也惟鄢陵稱楚子以敗績在君故不得
不稱楚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避楚

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

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

離其黨拘宛於二反於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
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公羊傳當是

三舍欲戰者得臣也而春秋書晉焉得臣雖有必戰之意由先軫則激之是以書晉也此誅必原情之義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必邁

徐子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成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

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皮寄髮左衽而雷

矣宋子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攔道住如宜有美辭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

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董子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國歸宋公齊

之罪人也宋子文公伐衛以文公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

曾西不為管仲子孟而仲尼孟子雖老子行本韓而不

悔其有以夫未大也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

之霸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大

創不足定文公欲奪齊晉以報楚人之怒

而使之不得文公欲奪齊晉以報楚人之怒

楚其謀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謫豈不信哉故齊桓圖

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參盟娶會而後有葵丘之盟若文公則侵伐曹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兩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略蓋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王氏箋蔡從楚而不書者助夷狄抗中國且以其師從楚古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亦猶良十年會吳伐齊不言邾邾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大夫**左傳**既敗王使謂之曰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杜氏曰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

申叔去穀二十六年使子玉去宋二十七年曰晉侯在外

十九年僖五年秦納之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

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

廢乎子玉使伯棼扶云請戰伯比之孫子越椒楚

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古曠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

從之而不止也太子有官甲分取以給之若若敖武

卒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百人爲卒六子玉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

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

師爲重而棄其將去聲以與之也量錯傳卒不可用

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泮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敵是亦棄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晉曰城濮之

其師之道也役文公猶有憂色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故稱國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

以殺而不去

上聲其官

張氏曰

楚自得臣伐陳立為令

勝之事故雖知其平日不可敵而不能使之退師見而息之老其縱其僧夏求勝及一敗而輒殺之也故以國殺大夫為文陳氏曰楚子使子玉曰母死不殺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

仲尼書鄭棄其師

二閱

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

世之永鑒矣

宣二年傳

大夫雖貴與師等鄭使高克

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或經以棄師罪與以殺其大夫責楚陳氏曰孤之罪也殺之役秦大夫及其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其賢於

衛侯出奔楚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

朱皆名衛侯朔比燕欵蔡

不名公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

稷背音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

公初齊晉盟于斂音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

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

雍齒而功臣不競

張良傳諸將爭功往往坐沙上

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惜誰最甚者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

齒則群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世祖燒棄文

書而反側悉安

後文書得吏民與即交關謗毀者數

千章帝不省會諸將燒

使公釋評衛結盟南向諸侯

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

乃旦惟怨是圖必使衛侯

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

殺叔武君

臣交訟元頃愬衛侯于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

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

定霸先軫而舉動煩擾若不勝音升任者惟鑿智自私

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

而重文公之外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曰晉

文以私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其則與鄭伯突蔡

侯朱自失其用者不異而晉文逐之之惡無以見矣

曰衛文公不禮晉文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

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敵故衛人雖未嘗從楚

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說

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而

衛侯不名責晉文也曰晉文公度量不廣於處

置衛事而見之衛侯奔不名所以責晉晉文才不若

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與其為晉文不若

為齊桓曰衛侯成公出奔據公羊則是晉文逐衛侯

而立叔武衛侯之位已絕春秋當以鄭厲衛惠之例

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懼晉使元頃率其弟叔武

盟于踐土而奔楚適陳以究討其位未絕若曹伯負

錐絕衛侯之位而春秋不絕其位罪文公不當廢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踐在演反至于是楚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

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栾枝入盟鄭伯晉侯及鄭伯盟于

衡雍獻楚俘于王鄭伯傳王王享醴命晉侯之宥王命尹氏

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虎賁三百人曰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

命受策以出無相害也三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三觀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

天王也曰諸侯盟于踐土宮之神庭王子虎臨盟

不同軟衛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

鄭伯之下踐土鄭地曰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

盟日者謂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力報晉侯曰襄王聞晉戰

勝自往勞之故為作

官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

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與號謂郊上帝號謂稱王其實不及一小國

之諸侯曹滕周之民則不衆於邾晉文之爵雖曰

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豈能改物

正朔易服色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

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

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是故天

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晉勝自往勞之非

晉致之也故為去聲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

也也王而盟于王庭春秋削天王之自失其尊故諸侯朝

尊之實先書諸侯盟踐土而後書公朝于王所以去其降

全臣子當尊之名是為襄王隱惡明其所以為君父

之道也春秋充十之先朝而後盟曷為先書盟後書朝書

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春秋不

盟之辭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

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諸侯見而使王狩

乃晉文之不知所尊故春秋先書諸侯會溫次書天

王巡狩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後書王所之朝所以

統天下常尊之實是為晉文隱惡明其所以為臣子

之禮也踐土于溫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春秋

皆先書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

王自來則不書使若諸侯之往朝召王使狩則書王

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之也或謂盟踐土會溫之時

天王未至又謂不當先盟會而繼事以朝王皆未知

聖人屬辭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者之滅不

足以制諸侯而諸侯之力乃足以控却夷狄懷服天

下聖人於易坤之六五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

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於勝楚之後即帥諸侯

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彤弓

虎賁之賜乃合於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

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今文公負震

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
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諸侯之受盟陳侯之
新附皆為文公而來若書天王下臨而列踐土之盟
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
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而存人道之大倫
也故曰非聖人孰能修之昭公六年曰傳言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經不書王人者王子虎不與盟也
侯戰勝天子自往踐土勞之復使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皆非禮也故不書王子虎唯以諸侯
自盟為文孫氏曰踐土之盟襄王在是也不書不與
晉文致天子也晉文既攘強楚不能朝于京師諸侯
俘以警夷狄反以乘勝之眾坐致衰陵之主盟諸侯
于是甚矣况又受其侯伯之命弓矢之賜哉雖曰不
脅天子吾未之信也是故惠王賜齊侯命襄王命晉
侯為侯伯皆沒而不書焉意孔子皆沒而衛侯奔楚
不書後世猶有脅天子而取九錫者然夫衛侯奔楚
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前義見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
立以為君也據公羊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臨川吳
侯懼晉執辱之故身出奔而使其弟攝君以受盟亦
書曰衛子是晉文怒衛侯奔楚立叔武為君而以之

代其兄見伯主以私意廢置諸侯秦王制也周氏曰
叔武代其君非奪之也乃將復之也故謂之衛子
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

之意漢中與書衛子之意何似曰叔武稱子罪晉文

從臣望權也曹氏篡漢先主即位於漢中正也陳

侯非主盟亦序宋公之上蓋霸者以勢之強弱相上

下謂齊強於宋故也自是訖春秋之終凡齊盟必以

齊次晉而先宋又按齊桓晉文皆於服楚之後率尊

王之義然桓公不敢致天子而會王世子以定其位

雖曰禮之變而心則正也厥後盟泚序王人下士於

諸侯之上會葵丘不敢盟宰周公則其正可知矣文

公既致天王之下勞又假巡狩之禮召王以諸侯朝
焉雖若禮之正而心實譎也厥後會程泉使諸侯之
大夫盟王子虎于王城之內則其譎甚矣朱子以踐
土與葵丘並論而取之者蓋謂文公之心雖譎猶能
放蕪齊桓尊周之餘意視其他伯者則為彼善於此耳

陳侯如會

平會也於會受命也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

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劉氏曰陳本不預盟約
聞會自至與表僑如會一耳愚按陳穆公如會於盟踐
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亦與於朝
矣是時晉文始台諸侯故陳侯雖棄異即同且疑且畏
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歟也至于溫則公朝于王所
共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斯須少怠矣○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
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
言所者非其所也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

杜氏曰王在踐土非京師

地志乎朝王而朝于廟禮也

禮記朝于廟禮也朝禮肉袒于廟門之東

曲禮受摯於朝受享於廟朝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于外非禮也

有虞氏五載一巡守音狩后四朝周制十有二

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書周亦何必于京師

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

侯朝于方岳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

勞其共供給調聲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一歲而巡

也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今天王下勞力報晉侯公

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游無度至

有長展兩吏以倉卒蒼沒反不辨被皮寄誅民庶以

煩勞不給生厭至周則十二年乃一巡焉又必以四

岳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其志在於憂

民而不致煩民也秦始皇隋煬帝假巡歷省方之說

以濟其流連荒亡之欲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送方絕

域無地不到郡縣置頓稍慢者獲罪百姓供費不給

頭會箕歛遂生憤怨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
以召亡者非一倘非遊蕩無度則土崩魚爛之勢未
如是之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
促也

以不朝乎

穀梁云朝於外非禮也天子在是

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

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孫氏曰書曰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公朝于王所非禮

可知也天子不言諸侯者言諸侯則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

氏曰天子不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

陳氏曰此踐土之諸侯也於是晉侯將盟踐土而王

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外朝王如隱六年鄭伯八年

齊鄭莊十八年晉魏皆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臨川

吳氏曰諸侯朝于踐土之宮春秋魯史故但書公

朝非是魯一國獨朝而諸侯不朝也張氏曰言王所

則非京師也言所而不言京師後人不知其諱而謂

出君于鄭未復京師皆不言京師本末而昧於春秋之大

旨也豈知媿而成章之法固見於此欤愚按王所居

之處則曰王所故觀禮云伯父順命于王所朝者觀

君之總稱故虞周之書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外皆

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

蓋謂事雖出於權而禮則專也書公如京師者一而

不言朝以其無尊王之實蓋謂事雖似於正而禮則

簡也穀梁謂朝不言所非謂王所不當朝但踐土

河陽非天王之所當居耳如云聘諸侯非正也之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者復其國也歸者歸其

所也鄭之衛元咺出奔晉咺况晚反左傳或許元咺於

名失國也**衛元咺出奔晉**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

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

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

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圍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

神以誘天衷自今日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

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繩國人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

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大華仲前驅叔武聞君至

喜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雖為

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凡奔皆惡也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

則氏曰衛侯以殺叔武名張氏曰衛成公書名聽諺

慝之言殺無罪之弟也前驅殺叔武而罪衛侯者蓋

殺元咺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叔武之所

以死於前驅也臨川吳氏曰衛侯怒元咺之立叔武

而殺其子故前驅歎大探衛侯之心陽為不識叔武而射殺之歎大見衛侯哭弟之哀於是走出衛侯使殺之者亦聊以歸獄云尔高氏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叔武者衛侯之弟也置於有憾胡是專責衛侯也反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並公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彛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張氏曰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雖赴期於晉而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得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十一

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

是以稱復張氏曰衛侯書復歸見位本其位而國本其國昔失而今復之尔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

以爭國為心長展兩反惡不悛音荏無自艾音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列氏曰鄭之初歸也得言復當是時叔武在內鄭雖無國固其國也及其又歸也殺叔武矣執之歸京師矣殺元咺及公子瑕矣鄭雖得國非其國也故不言復向也無國而義可以有國則亦謂之有國今也得國而無國其曰歸于衛者易去義不可以得國則亦謂之無國其曰歸于衛者易去

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

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

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
陽溫河陽也杜氏曰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齊氏曰
溫去王朝百餘里愚按今懷孟路孟州有溫縣又有河
陽縣則知溫即河陽蓋古孟津本歲內之地襄王以賜

晉文公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音現杜氏曰晉侯大合

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仲尼曰以臣

因得盡群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

晉也杜氏曰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杜氏曰為晉文

也自往雖微而猶可言河陽之會臣召君也臣召君

不可所以訓故書狩焉徐氏曰言溫以避狩言狩以溫

見所以尊周而全晉也通言問溫即河陽何以兩言

之曰溫之會晉實召王故書會于溫狩于河陽兩全

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

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

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

以誠變禮者也微言炎氏曰時天子微弱諸侯驕情

又晉已強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故請

王至溫而行朝禮若因天子狩而諸侯得觀然以常

禮言之云云以誠變禮者也雅子曰晉文公欲率諸

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

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夫踐土之會王實

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自往非晉罪也故為于偽反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

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杜氏曰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

禮雖悖其情甚順仲尼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

於以見春秋忠恕也陳氏曰莊二十一年王巡號狩

譏不在諸侯則以自致之文書之此晉侯將會于溫召王以

為自狩為文為尊尊諱也晉侯將會于溫召王以

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而後書狩書狩

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

以天子與斯會之辭也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
會王世子晉文致天子而朝之故曰齊桓公正而不
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臨川吳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
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為榮
而夸示諸侯今溫之會晉侯又欲如踐土故召王來
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是天王自
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
王自狩存臣禮也資中黃氏曰聖人順天理之正明
君臣之美哉雖使晉文復生親見夫子書法亦將帖然
心服可以坐銷其強猛之氣而廷善遠罪之不假矣
家曰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尊王室也孰知
繼桓而霸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就而朝焉積習之漸
使然耳高氏曰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西之訟不使
之預也補曰左氏云且明德也未乃於禮而謂
之為德無乃過乎若謂此為德則率諸侯朝于京師
者謂之何哉以德
為曰非施於霸者

壬申公朝于王所

天子故謹而日之曰繫繫於日月繫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慎矣

春秋左傳卷十一

子言符則王意也朝繫日見先狩而後朝也王嘗至踐土而不
但言朝朝而繼日雖諱而諸侯致天子之意也則不可以
與晉率與盟之諸侯以朝王溫之會天王在會所若主
是會者然故既會而晉復率與會之諸侯以朝王也古
者天子巡狩其方伯率諸侯以朝于方岳之下此禮之
廢久矣今一歲之間天子兩受諸侯之朝晉文之心不
獨欲假此以夸諸侯非真能尊天子也實譎而名則正
心非而迹則是故啖氏亦有取焉趙氏曰公羊○晉
云其日何錄乎內也若錄內而書日何不書月乎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審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實諸深室審子戕納索饋焉公羊曰歸于京師
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
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
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
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趙氏曰歸于京師
辭也斷在京師也趙氏曰歸于京師
強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西辨曲直

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咺吁阮反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

為叔武爭也自晉晉有奉焉爾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

侯不專殺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

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

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

矣一合諸侯而有再為去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

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致之繆緇故其君

異於蔡季華元特書復者著其儆伯主之力遂其無

君之心也歸大夫不言復必諸侯也而後言

復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復者抗也是故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栾盈復入皆抗解也

有奉焉晉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伯

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

已明因其力也持晉力以歸然臣歸者易去

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

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第為得無討執而歸

之京師是也但因元咺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

曰受臣之訴以執其君不可以訓故不得稱侯

曰晉文既勝強楚不能招携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

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

曰凡執議也春秋猶以當乎罪不當乎罪為褒貶苟

當乎罪雖晉厲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乎罪雖

齊桓執轅濤塗稱人而已矣

溫之會王

在焉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于會晉文因元咺之訴

不使與會使咺與之對辨直咺而曲衛侯天王受朝

畢而還京師故亦歸衛侯于京師其意若曰是會也

天子主之衛侯有罪王之大小司馬宜斷獄豈敢私

留之晉國哉借天王之名以威服諸侯而救天下也

張氏曰天子在是故遂以歸于京師或者乃以襄王

至是乃復于京師果如其言則非有所諱何為而不

書况書執衛侯歸京師而天王之復乃不書此必不

然

會于溫諸侯朝王晉人執衛侯則是執諸侯

于天子之側也。不書晉人執衛侯于王所而曰歸之。于京師則猶為王室諱而存霸者尊王之分也。定元年晉韓不信執宋仲幾於天子之側則直書。于京師而不復為之諱矣。始也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中也。書晉人執晉人執晉人執晉人執晉人執。于京師而遂書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也。變於此。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非也。或傳寫衍縮耳。穀梁云。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此傳不知與元咺訟之事。故穿鑿也。

諸侯遂圍許

梁傳遂繼事也。莊氏曰會溫諸侯也。高氏曰前日後凡也。

諸侯比。反。毗。至。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

會。莊氏曰許比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襄陵許氏曰

年而後從於伐楚。又二年許坐受圍救而後定自桓公之沒諸侯從楚眾矣。許在鄭之南密迹於楚至此時離中國久矣。一服楚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之威令是以難變也。

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諸侯待于竟。守。今法天

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見宋許距河陽踐土

近矣。愚按許國在今許州與鄭接壤去踐土而可以

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莊氏曰許固以近楚而

威力控制諸侯許亦知晉之威不足以為已而德不

足以懷楚是以果於不服。雖合中國之力不能回之

也。臨川吳氏曰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

執衛侯歸元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也。晉文

又合諸侯勝楚而盟踐土霸業成矣。是後當休兵息

民脩德行禮以服諸侯之心而禮煩威黷踐土之盟

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溫城濮之大勞甫息又率諸

侯以圍許諸侯亦罷於應命矣。是以合四國之力能

勝強大之楚合十一國之力乃不能服小國之許。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矣。蓋圍許之諸侯亦強從亦孰肯盡心竭力哉。愚按晉文之圍許雖曰討其不朝王所之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憤也。當時之小國若滕若薛若杞若鄭之類不朝王所者不可疏卒豈獨許哉。蓋以許附於楚故欲以兵力脅之使從中國耳。故左氏於會溫曰討不服而杜氏解之曰討衛

許則知會溫本為圍許而春秋書會于溫朝王所以
圍許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若受王命而討許也成
公十三年如京師本為會伐秦而春秋書卻錡乞師
公如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京師為重若請王命
而討秦也圍許之役王臣不行王師不出而劉成二
子同伐秦亦皆不書則知兩役非王命矣然圍許實
以討不朝為名而伐秦則因乞師而道過京師故圍
許不曰自王所而如京師不書朝則晉文之事視晉
厲猶為彼善於此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史曰以曹為解戶賣古反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
史曰以曹為解戶賣古反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

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
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

人嚴於義利之別
人嚴於義利之別

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
曹伯以賂得國名其惡不同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

曰小補之哉
曰小補之哉

之知義者猶耻以貨利苟免也况諸侯乎曹伯襄之執而得釋亟會於圍許之役晉之強已甚而曹之弱可憫也

修睦結好大國至於見逐見執烏得為無罪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默識心通可也

則其歸實出於晉侯而宋之得歸故不書自而止

宋人非天子之命也

庚襄王二十有九年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蔡莊十

共公朔元年把桓六宋成六春介葛盧來朝介音界左傳

秦穆二十九年楚成四十一春介葛盧來朝介音界左傳

介今密州膠西縣地魯公羊傳介國也葛盧

城陽縣縣縣葛盧介君名不林朝不能行朝禮張氏曰

介今密州膠西縣地魯公羊傳介國也葛盧

再至魯修朝會之義而不自齊焉故不得比儀父雖一年

也魯氏曰東夷微國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公至自

圍許書公朝于王所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魯公羊傳

而致圍許亦猶成十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

年同圍齊討得其罪則書公至自伐齊此乃○夏六月

致圍而不致伐是知託不朝之罪以圍之耳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有

公字程其歷反公作狄左傳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

水也晉侯始霸諸侯輯睦王室无虞而王子虎下盟列

國以廣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屬禮傷教故貶

諸大夫諱公與盟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轅濤塗秦小子憇魚覲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

夫與王子而公與音預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

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

國盟是謂上替廢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

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起而於此上盟

襄二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周曰晉士起

王子虎是謂下陵越也昭十八閔子馬而無君之心

著矣故以為大惡以為皆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

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內氏曰盟

諸侯大國皆微者在王城之內而列國之卿此所謂

下陵上替也揚子雲曰節莫差於僭此之謂矣

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

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

其備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人王子虎以其人王子

踐土之盟有齊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

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於從晉矣蓋文公既歸衛侯

而許諸侯皆不用命而許竟不服蓋其所為煩擾繆

矣已失諸侯之心威重挫損漸起諸侯之慢鄭之怠

於從晉當自反矣而即謀伐之是不以德義懷人而

專以威力脅人與齊桓之霸至葵立之盟極盛而後漸衰

鄭也嘗謂齊桓之霸至葵立之盟極盛而後漸衰

秋大雨雹雨于付反

正蒙橫渠先生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

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

風雷陽在下為上二陰所閉而不得出故奮擊而為

雷巽以二陽在上為下一陰所隔而不得入故周旋

之疑聚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

疇 靈其氣之散一也有和不和之分以靈霜雨

之不和 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陰疑

者則其散常緩非交於陽則 雹者戾氣也陰脅迄業

陽臣侵君之象本用此注云云陽氣之在水雨則溫

當是時僖公即位日父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

大夫萌於此矣國按春秋書大雨雹者四僖公初見

年四年但僖公頗能勤於政事以銷天變故及末年

始有失政之漸遂為文公繼權之張本若昭公則昏

懦不立怠於國政即位之初而公室四分政

權盡失卒不免乾侯之辱天之示人顯矣

冬介葛盧來加燕好陳氏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於介

乎何費詳也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

大兩雪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

詳具始也

春王正月○夏狄侵齊昭

左氏曰晉人伐鄭國傳作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去

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閔宮不云乎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

以伐之則方伯連帥去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

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音現者也蜀杜氏曰夷狄

當撥而驅之書者譏晉文之不救也高氏曰狄之侵

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

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轍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撥斥

之臨川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

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與至

此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

而下伯業

浸以衰矣

辛襄王二十三年三十一年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蔡莊十六鄭

楚成四十一秦穆三春王正月○夏狄侵齊昭

左氏曰晉人伐鄭國傳作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去

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閔宮不云乎戎狄是膺荆

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

以伐之則方伯連帥去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

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音現者也蜀杜氏曰夷狄

當撥而驅之書者譏晉文之不救也高氏曰狄之侵

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

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轍敢陵侮如此而二伯不撥斥

之臨川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

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與至

此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

而下伯業

浸以衰矣

秋衛

成

殺其大夫元咺

晉使醫術

使薄其醜不死公為之請

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
賂周欒冶墜曰苟能納我吾使尔為卿周治殺元咺及
子適子儀公入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
也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
也國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
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上其官何也春秋

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

正音征與音同鵠反求諸已庸衛侯之躬無乃有闕蓋亦

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
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

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憐

上故反於志鎔錙反也嗟為下見莊子庚衛侯未入稱

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國治墜而使殺之亦君

意矣然則大臣何與音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

罪之也臨川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

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權而易置其君如亦
暴然其不臣之罪所當誅也今以國殺為文而无討
罪之辭者衛侯未嘗正名其罪而
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

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剽已為君

冠公子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咺所假立而

自秉國權瑕亦未如君也故以君不與陳佗同者佗

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

日國人不與諸侯不助者當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所惡也與陳佗同不當仍冠公子瑕立為君逾年矣故經以公子冠反古玩瑕而稱及見音現瑕無罪事起元咄以咄之故延及於瑕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咄以咄及存咄死則瑕死也常山劉氏曰殺大夫某及其者以某之故而延及其也文九年十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二年而累及其也如文九年十穀及箕鄭父襄二十二年慶堯及慶黃皆是也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七年卻鏞卻犇卻至是也

衛侯成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扶又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

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因不札之怨而失招携之德名之者罪衛侯

鄭之以伎之取反恨也害也害本支古者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况於戚屬豈有疑問去聲猜忌之心哉

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乙反己至網羅誅殺無以苾其本根而社稷傾覆音福如

六朝者眾矣晉末誅剪宗室廢帝殺江夏王義恭

綏等十三人又殺衡陽王鈞等四人殺西陽王子明等三人又殺河東王鉉等十人元帝殺挂陽王愷豫章王棟又殺武陵王紀及其諸子後主殺趙郡王叡琅邪王儼蘭陵王長恭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南陽王綽皆尋致滅亡

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刺奔其九族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高氏曰先王之法賊殺為後世

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已殺元咺則

無人拒之有周洽等納之而勢易故書歸晉曰晉文受賂免衛侯委罪於天子而又私釋之故不言歸自京師 **二十八年** 其稱復者繼之也 不稱復者絕之也 國師衛成貨醫納玉而獲免與曹共之貨也 而得歸國實无以異故其歸皆書名然衛侯之忌克 而殺三弟其罪又浮於曹伯故其歸不稱復也 例曰公羊云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非也公羊傳 歸惡於元咺書復歸亦足矣又謂之出入无惡可乎

晉

文 **秦**

穆

人圍鄭

於晉且貳於楚也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无礼

既南鄭伯使燭之武夜繼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

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鄰

速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亦无所害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 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 盟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 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 鄭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於晉晉人許之

按左氏傳

去

晉侯秦伯圍鄭

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

晉人秦人者貶之也

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

助人圍鄭皆勞民危國

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

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

事在左傳

為

反于僞

是與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

去

聲

夫

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

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

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

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

晉侯秦伯賤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動民動眾圍人之

國秦伯惟利為向背音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

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音反骨原野自此始矣此晉侯

秦伯也曷為賤稱人晉師天下之諸侯以援我然存

中國也而以私忿圍鄭秦伯又私與盟成亦而去

之蓋秦晉之怨自此始也晉人侵鄭之而猶不服故晉文

亦不請服故是秦晉人侵鄭之而猶不服故晉文

復借秦以圍之也然諸侯不見德而惟虐是聞豈伯者

服貳之道哉况二國同役而不同也春秋貶而人之蓋有在矣

介人侵蕭蕭縣附庸國介冉來魯而次在遂梁路在涿州

而後卒○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來聘享有昌歜白

黑形也遂如京師周天子三三公兼遂如晉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子之公子遂如京師春秋充十三遂如晉東門襄仲將聘于周

既初聘于晉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謂本受二事之命也有以

一事出而專繼事者謂但受一事之命而復專命再

之辭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側界公自

曾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已所能給婚姻之

事非已所敢專故知皆受命於君何公子結往媵而

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季孫宿救台遂是非得失

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

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天子三三公兼冢

室陵夷大臣失職也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

既不朝京師而後公二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

地亦書曰取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相爭奪
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何以異周氏曰凡取人之有
其惡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亦
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張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
其道也况晉奪之曹以與魯本以正疆理皆取之不以
公道之義乎家氏曰或曰晉為盟主諸侯擅相侵奪晉
討而歸之正也其猶有賤乎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
意也夫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
主治其侵奪之罪固我分宜為更能稟命于王還
以錫魯夫然後盡尊王之義春秋以是責晉責其所
可責也求嘉呂氏曰取濟西田不係曹則濟西田魯
故田也取汶陽田不係齊則汶陽田亦魯故田也汶
濟皆近魯之竟也然汶陽濟西則言取鄆謹龜陰謹
關則言歸其所欲取者非彼所欲也非彼所欲我取之曰
取言歸其所欲取者非我強之而彼自歸曰歸愚按春
秋書內取者十有七以兵力取他國之地則書戰伐
若敗宋師取郟取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伐邾取訾
若取繹取鄆東田及沂西田是也藉取濟西汶陽之
兵力而復故地則不書侵伐而止書取濟西汶陽之
庸是也非故地則係之國取邾田自漣水是也取附
庸之小國而滅之則諱不言侵伐而亦止書取取根

春秋左傳

牟取也若取郟取鄆是也取邑之而存其祀則伐邾取須
句是也若取內邑又春秋之變例也或謂濟西乃晉人
在外而取內邑是時晉霸方強豈肯歸地於魯况魯晉
亦接壤之國何謬之甚哉列氏曰左氏云使臧文
仲往非也若實臧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非聘享會
同故不書按告余乞師皆書何限請田獨不書哉又
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若然當書取曹田自
濟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公羊云諱取同姓之田
言本為晉侯所還當時不取父而取之故坐取邑亦
非也諸侯受封自有分矣後雖侵奪喪失有
王者作皆當還之雖取同姓之田何足諱哉

公子遂如晉
取濟西之田何厚於晉而薄於周也周氏曰晉未
使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以復濟西之田則使遂再

如晉僖公曾不於尊周而謹於事晉不亦真乎夏四月
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不亦真乎夏四月

四卜郊
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非禮

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

皆在四月定十五或在九月或以望七年或以牲

五年或以牲或以牛七年或以牲七年或以牲

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朱子語如四卜五卜

中又失禮也禮記曰魯之郊非禮也明矣於非禮之

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息列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見禮

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

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之比也禮記曰杞宋之郊

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

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魯之郊是故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見禮易

則亂名犯分扶問反人道之大經拂矣禮記曰杞宋

是宜以禹契配天周祀未絕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

而告神祭之終也禮記曰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

依舊禮无敢易其常事古法今以諸侯僭天子之事

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廢人之不

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得祭天地

非欲故為等衰初危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

可易則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為天下國家乎何

有義見桓五年定公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孔

子曰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配

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
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无
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昇以不同上帝之牛角
爾粟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
誠也掃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
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祢宮卜之
日王親立于澤宮以听誓命既卜獻命于庫門之內
炎氏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
上帝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以孟春祈穀
于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卜三月上
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吉事先近
日也卜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
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
別以他牛為稷牛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
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
曰牛牲傷亦曰牛免牲待明年庀牲時卜用未成牲
孰甚焉故或因其積亂不時或因災異示變以著
其僭天子之惡也爾雅曰魯諸侯而用天子之祭僭
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魯郊雖僭行之已
父視為常事故不悉書惟卜之不從牛之有變及時
之大異於常而後書因以見其僭禮也三卜不從而

春秋左傳卷之九

卷之九

不郊正也三不吉而至四卜四不吉而至五卜瀆其
矣牛災者存作亦可見魯郊之僭鬼神弗與也四月五
月固為不時猶夏時之春也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
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特書用非時不敬之大也爾雅曰
春漢太初以前以啓蟄為正月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
周之二月卜三二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
非是今考宣二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
牛皆在正月蓋成玉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
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於三旬者禮之正
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下旬而盡於三旬者禮之正
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為周
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
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
誤也聖証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謂寅
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
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
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
說異矣
左氏云牛卜日曰牲牲成而下郊
上怠慢也非也繫者即牲牲之名矣豈必卜日哉
且魯人必不先卜牲日而後卜郊卜郊卜其日吉否

所載無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

所不至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

知魯郊非禮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

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道不踐其位不行其禮越望夫三代命祀祭不

鄭氏謂海岱淮杜預稱分野之星及境內山川據鄭

諸侯無祭分野星辰之事且魯既借天子蓋於四望

之中祭其大者三耳公羊得之

蓋天子四望王雖今魯郊止行祈穀之郊令魯得望

特比天子四望王雖今魯郊止行祈穀之郊令魯得望

言不當望而望祭也如使魯望不出境何為言猶以

譏之若壬午猶繹之書乎公羊之說必有其所傳

周官四望蓋望四方今魯三望蓋泰山在魯西海在

魯東而河在魯北

殺天子之禮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傳其稱婦有姑之

辭也穀梁傳杞伯姬來

求婦非

正也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五年十以公自為之主失其班

列書也公不當自主杞伯姬敵矣嫁於諸侯其來求

婦曷為亦書來求婦非禮也見音現婦人之不可預國

事也使婦人與國事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

內宰詔王后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

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

禮也不有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

媒灼乎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

人者而有別遠嫌疑也母為去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

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諸呂幾危劉氏唐武后以高宗時與

宗自登大宝革唐為周

臨川吳氏曰杞伯姬自來求

婦蓋疑不自來求則婦不可得也求而得信公之友
叔姬為桓公夫人經不書歸昏姻常事皆不書也至
成公出被出乃見經伯姬於莊公時一會一來已非
禮矣信五年挾其長子代君父來朝長子成公既卒
次子桓公繼立朝而遭卑困又見入故二十八年伯
姬又來此年又來求婦是時伯姬年近七十矣不顧
其行之越禮意欲親嘗借援以扶其小弱也張氏曰
成公出祀叔姬之不終或者權輿於此欤。
公羊云其言來求婦何兄弟之咩也按經文直
書之以志其非禮亦兄弟之咩也何義乎

狄圍衛成周社氏曰夷狄患中國晉文不能攘之書以

無晉霸宜以晉文居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于穀作於

狄難也帝丘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音項許玉之虛起魚反亦衛地也

狄嘗迫逐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

去之職音旌丘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

臣之患隱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

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亡僖今又為狄所圍其遷

于帝丘避狄難也難乃旦反而中國衰微夷狄

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

之功莫不見音現矣張氏曰狄以閔二年入衛齊桓救

公之力也齊桓即出衛文志齊之大德從宋襄伐齊

殺豕嗣而立不正於是狄人乃假義伐衛衛人忘恩

而啓狄之寇蓋始於此自晉文興不復侵伐相攻矣

今復迫衛致其迂都此胡氏所以罪晉文也

齊桓晚年不能救黃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

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爲盟主哉

癸襄王二十三年晉文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

穆三十四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

伯捷卒捷在妾反○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杜氏曰報前年狄圍衛

都以其辭之今乘其亂始敢以兵攻其境狄請平焉衛

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杜氏曰不地者再書

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書及則是盟盟會中國

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與戎狄豺

狼即其廬帳刑牲飲血以要於遙之哉晉杜預曰衛

反與之平就而結盟春秋會戎狄猶不可况盟之乎

唐德宗召平涼之辱者矣所以特書以示戒也唐書

貞元二年平涼城與吐蕃尚結贊盟于平涼穆宗長慶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文公也在位八年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粱見二十

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見穀

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呼報通憂

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備以隔存亡禍福不以相

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魯政雖陵

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

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憑告命何由得書但

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且列國至多若

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善則不勝書矣愚按左傳所

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周公黑有王子

克奔燕陳佗殺太子免鄭弒昭公及子亶子儀衛成

公殺叔武曹公子負芻殺太子之類皆當時不告於

氏所抄者諸國之史而夫子筆削抄魯國之史宜其

春秋左傳卷之十

州

永嘉呂氏曰

嘗攷之重耳之行事而

質諸小白之所為然後知聖人正譎之辨小白一駕而城濮之
餘年蓄威養晦始得召陵之盟重耳一駕而城濮之
功多於召陵而兩致天王而盟會澤回脫歲始會王也
重耳與諸侯周旋會而失盟幽失衛首止失蔡蔡白
身與諸侯周旋會而失盟幽失衛首止失蔡蔡白
失陳重耳三會而失盟幽失衛首止失蔡蔡白
盛於小白者而義重耳之功多於小白者而重耳亦多於王
白事速於小白則盟宰周公所以尊王也而重耳亦多於王
盟王子不取則盟宰周公所以尊王也而重耳亦多於王
盟為謀王室首止衛地洮曹地也無逼尊王之嫌而重
耳盟翟泉洛陽王城之內則逼矣夫小白凡大會盟未
嘗使大夫預而重耳之伯諸侯未服大夫之則大夫
交政自始矣小白之伯諸侯未服大夫之則大夫
其臣未嘗執諸侯矣小白則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
衛侯惟已所恣矣小白則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
耳為元桓執衛君則三綱廢矣小白得江黃不用之
伐楚重耳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小
白之伯王臣無下聘者而重耳之伯楚爭楚抑而秦與矣小
伯則狄侵齊而不救衛
伯則狄侵齊而不救衛

甲 襄王二十有三年 晉哀公驪元年 齊昭公六年 衛成公八年 陳共王五年 楚威王元年 宋成公九年 鄭穆公六年 秦穆公二十六年 魯宣公二十六年

也 國之師也 其師也 死是南陵也 下死是南陵也 及滑鄭商入弦高將市於周過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邑為寡君聞吾子將步師於周過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使濩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
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以於敝邑唯是輔資籛率竭矣
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
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
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與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
也 城滑而還 滑國也 城滑而還 滑國也 城滑而還 滑國也

其地通秦人滅滑而善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无故滅人之罪著矣通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不書罪之也通齊昭侯使國歸父來聘通國歸父來聘齊國近於鄭故秦雖滅之而不有其地也

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以之通夏四月辛巳晉襄人遂聘齊以解仇而講好越六年

及姜戎敗秦穆于殺通秦下通有師字通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通秦違寇叔而以貪動必伐秦師栾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

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通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通遂曰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

曰彼實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郊次御師而哭曰孤違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晉孟明視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通百里子與寡叔子諫不聽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者也或曰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

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秦之為狄自殺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寡叔子諫不聽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四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河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通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我我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无道越晉踰周以襲人眾所共憤故書晉人其稱

及姜戎亦然通周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殺在弘農澠池縣西通殺厲今河南府路

寶縣

按書序通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殺而經書

晉人敗秦于殺通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

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怨春秋備

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

也晉襄親將去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音惠

墨衰七雷反經而即戎其惡甚矣通葬自衰起兵故

晉侯稱人秦人入滑雖曰不可晉衰與姜戎

要而敗之則又甚焉厄人于險非仁也却喪用兵非

孝也故書晉人及姜戎以疾之與氏曰晉之伯秦有

力焉自城濮以來无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衰公墨縶

及姜戎要秦師于穀敗之秦晉之構然自是始更二

君交兵无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外

會師不言及特書及而晉子貶稱人惡晉也

桓十四年書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則知宋人

者宋公也此書晉人及姜戎則知視秦猶狄其罪云

何之間其礼未同於中夏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

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

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動民而棄其師狄道也

秦不言師狄之也劉氏曰其謂之秦何秦之

所以為狄者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

國而棄其師也田氏曰書敗秦于穀若晉人敗狄

于箕之類也秦伯不納寗叔之言卒敗于穀二帥被

執喪其師旅害及生民斯貪而无謀者也戎狄无謀

而貪故書秦如狄通曰春秋述天倫明王道貴賤等中

國而書爵抑夷狄而卒号不以地之遠近分貴賤也

若居中國而不忠不信无礼无義則亦夷狄之秦晉

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倖其成自以為

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

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

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

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

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家氏曰春秋

惡秦之用詐

襲人而狄之惡晉之背惠傲勝而人之是固俱責而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襄氏）左穀作秦師公羊無師字蓋得聖人之意必有所傳故劉氏胡氏從之也。（穀）穀梁謂狄秦蓋亦誤加師字耳

癸巳葬晉文公

（襄氏）死未葬而尋于戈也

○狄侵齊

（昭）齊

因晉喪也 （襄氏）三十年狄侵齊傳以為晉喪狄之所以敢侵齊者因晉之喪因晉之喪則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雖狄而莫之撻是為可罪焉尔 ○公伐邾

取訾婁

（昭）晉子斯反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

仲復

（扶）又

伐之此皆不勝

（升）

忿欲報然貪得恃強陵

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

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

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揚）序僖公以成風之

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

（水）

立以為夫人大廟

違義以

報其怨殘民動眾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僖）公懷

升陘之忿以晉文方霸而未敢與報怨之師今晉文

方沒秦狄內誑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邾以取利具

事直書其罪見矣（僖）升陘之役十歲矣邾未始

侵伐我也（襄）齊桓之沒宋楚爭伯魯乘之以伐邾歲

甚矣（襄）齊桓之沒宋楚爭伯魯乘之以伐邾歲

至於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而伐邾歲

凌小國春秋備書所以取也

晉 襄人敗狄于箕（僖）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

（襄）西屬雍州近於秦（襄）大原陽邑縣南有箕城（襄）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嘗侵齊又圍衛晉文縱其寇

中國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伯唯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汲然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襄）晉師天下諸侯以撻戎狄

前年狄侵齊去年狄圍衛衛為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故晉侯貶稱人病晉也

之敵故不書戰而止書敗○冬十月公如齊昭十有二

月公至自齊禮君其朝焉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公如齊朝且平有狄師也

齊朝且平有狄師也而朝之以自託也周禮聘而卿入拜鄰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倫不可以言禮矣

聘而卿入拜鄰國聘而君往朝輕重不宰之重下臨於魯實非常之禮也信公不能入朝宗師

祭拜寵光而使公歸父來聘不遇交鄰之常禮命大夫交耳今齊侯使國歸父來聘不遇交鄰之常禮命大夫

往答其勤斯云可矣顧乃躬往朝之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經自莊公娶離女之後如齊不

致此特書至危公之慢王而畏大國也○乙巳公薨

于小寢寢亦正也左氏曰即安也禮氏曰小寢內寢也周制王宮六

寢路寢一小寢五禮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君日出而眠

禮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君日出而眠

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見

禮二十宮右膳居西宮左膳居東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

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

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見禮古人貴於得正乃

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現音矣

於路寢者三沒於小寢墓下楚宮高寢者各一當寢

革而君子正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時終泚賴水

被冕服懸玉几以發命於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弘

濟多藉此人君沒於正寢之事也明不亂豈能將終之禮哉

直書不殺草李梅實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尔不

可殺而不殺
殺率輕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墮霜不殺草何為記之

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不當

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周之

十月也早實霜而不殺萬物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

物復榮陰假陽威此祿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

皆冬暖之咎徵也周禮九月其卦為剝剝落萬物

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墮霜不

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京房易言李梅當

重也陰成陽事象臣專君作威福是故以天道言四

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必內無以統萬象矣天有時

以生有時以殺草木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

必喪去聲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上三桓張公室

問社於宰我祖不用命戮于社宰我對以使民戰

栗蓋勸之斷也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

宰我之對因戮人于社附會於周人之木以啓肘君

殺伐之心故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

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

凶之戒矣屯六五其論墮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

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過厚其失也墮而文公

以關弱繼之二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各徵昔

矣周禮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

之戒也此墮霜不殺草李梅實從而錄之者因以明

天地之應陰陽之大生殺動植之類皆繫人君之德

晉襄人陳共人鄭穆人伐許僖公晉陳鄭伐許討其

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能致
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
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
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春秋卷第十三

春秋左

卷十三

